

宣和遺事

新式
標點

宣和遺事

俞印民評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開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續來今，上下二千餘年，興其百千萬事，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若破治亂前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

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跳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個陰陽，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

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個皇帝。看他在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堯王告着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着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其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愷——共十六個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個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

，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愿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眨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詩曰：

『恃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詩曰：

『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沈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詩曰：

『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姦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着揚州景致，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八百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人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四處烟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詩曰：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六十四處烟塵，遂建都於長安，以制太平；後來

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個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

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

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真不是容易也！

（評語一）專制時代的人民，完全立於奴隸——毫無責任心——的地位；幾千萬生命財產，都付託皇帝一手包辦。所以一國的興亡成敗，全憑着皇帝心術之邪正。作者劈頭提出堯舜禹湯四個賢主，接着又把夏桀商紂周幽王楚齊王陳後主隋煬帝唐明皇七個無道的君主，拿來比較，引起宣和破國亡家的慘劇；也見得當時貴族政治的建設，原是危險萬分。這便是本書開卷明義第一章。

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他的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惟憑仁義是中原。

宣和遺事

玉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忍買。

兩晉亂亡成茂章。

亡君屈辱落陳編。

公問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袒吟，豫先說着個宣和靖康年間議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
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
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
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
下一個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
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

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詩，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字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宜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思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眞宗仁宗英宗幾個賢君。

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開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爲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雉自北而南；將亂，地雉自南而北。今南方地雉至矣！禽鳥，雉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鵠退飛，雉鷓來巢。』皆雉使之然也。』

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個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爲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爲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爲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王安石，其略云：

『臣呂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爲相者。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避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陵轍同列。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青苗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

，已促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

「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卽與蠲罷。」

奏上，王安石大怒，卽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愁，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葉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府。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棄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

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泣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去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後有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評語二）（一）邵康節左袒吟，爲承上接下文字，總挈全書綱領；繼又追述後唐明宗祝告，產出『紅光滿室』的一個宋太祖來。轉由太祖口中自述詠日詩，陳希夷問答，預告宋朝大勢；都爲後來張本。至洛陽邵康節答客問，逼出王安石專政變法，仍用同樣筆墨。如許事實情景，寫來毫無枝節；的是敘事老手。

(二)王安石也算前代政治改造家，並不是極端的壞人。他的變政主義，也未始不想福國利民；只是他脾氣不好，凡事不肯『和衷共濟』。又加司馬光，蘇軾一般政學家，無中生有的和他反對，他又不肯讓步；弄得後來，都是『意氣相爭』，把國計民生大題，却『置之腦後』了。我們因此覺着政治上極端不能有黨派；畢竟宋代失政，不能獨歸咎於王安石一人哩！作者記安石冒犯天譴，累他的兒子在陰司受罪，也未免言之太過了！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堦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朝天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即位。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口廣詩韵，自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法；朝懽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董貫蔡京，值

好景良辰，命高球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良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舍；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殮者。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悶，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球，朱勛，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

從卽位以來，改元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擢蔡京爲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結東朝；伏望獨斷

，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朝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

「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

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措，釘手足，剝皮膚，斬頸，割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璫玉卮，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正是：

『不爭奸佞台居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關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支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額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敝的物，及粗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值，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酒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鑑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

籍做好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荆國公，又加封爲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好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安姓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忠良；今却把做好邪，小匠故不忍勒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鐫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媿。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權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遍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現行鹽鈔之法，天下方纔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皆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大商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澤，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

忤蔡京意，遂奪章釋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兩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達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禳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達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六錢，並新立衙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嶺外瘴魂多不返，

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裰天爲現肆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評語二）作者歷數蔡京罪惡——如更茶法，變鹽政，以敝貨騙商賈，以安石饜孔子，以元祐臣僚列入黨碑——所以力寫宣和靖康之變，是蔡京第一個罪人。更將蔡京罪惡，輕輕推到王安石身上，因爲蔡京是王安石的親眷，又是王安石引用的。但是蔡京胆大妄爲的原因，却是徽宗自己作成；徽宗說：「歷觀在朝，無可與爲

治者。」所以蔡京也回答了一句：『多言不足畏。』從此蔡京騙徽宗，徽宗騙蔡京，所謂『上下交相欺』，那國家所以成『偏安』的局面了。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烝十餘里；人畜在烝中者，輒皆嚼噬，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怪？』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爲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何用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卽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絳衣金甲，青巾美鬚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卽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仍賜張繼先爲介秩大夫，虛靖真人。

大觀元年，黃河清，詔曰：『國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寧軍河清踰八伯里，凡七晝夜。上天眷祐，敢不欽承，其以乾州爲清州！』廬州雨豆。

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受八寶，赦天下。蔡京言：『天下羣國，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稱駕。』蔡京進太師，加童貫節度，仍宣撫使。夏五月，日食。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王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仍宣撫。貫由此特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矣。

顯仁皇后生皇子構，徽宗隔夜夢吳越欽主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你家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來。』顯仁皇后亦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及寤而生皇子。蓋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時，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爲康王。後卽位於南京，爲高宗，建都於杭州；卽符錢王還我山河之夢。錢武肅王卽錢鏐，享年八十一歲；高宗亦壽八十一，豈偶然哉！六月，蔡京罷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詔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應。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龍君皆奉上帝勅命，且允行雨；獨黃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黃河神行雨麼？』文卿領旨向京師太乙宮立壇祈雨。翌日，升壇祝曰：『大宋皇帝借黃河三尺水以濟焦枯。』不移時，甘雨大作，

遍地皆雨黃雨，以應黃河之水。帝喜，賜文卿凝神殿侍宸，冲虛觀妙通玄真人。後文卿尸解於撫州臨川縣。

大觀三年春，甘露降尙書省，天子作詩以賜執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觀四年，禁燃頂，煅背，刺血，斷指之類。張商英知杭州，過闕入對。上因語蔡京亂紀綱事，商英曰：『蔡京自來專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緒，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已逐三十餘輩矣！』商英曰：『餘黨尙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忻悅。』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爲中太乙宮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舊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帝從之。夏五月，詔：『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受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張商英爲右相。閏八月，除張闡知杭州，兼領花石綱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黃楊木三四本，已稱聖意；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繼，號作『花石綱』，專在平江置應奉局

；每一發，輒數百貫。搜岩剔藪，無所不到，雖江湖不測之瀾，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名做『神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黃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將巨艦裝載，用千夫牽輓；鑿河，斷橋，毀堰，折閘，數月方至京師。一花費數千貫，一石費數萬緡。勳又卽所居一圃；林泉之勝，二浙無比。後復取旨建神霄殿，塑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郡守初到；必須到宮朝謁。讚其詩曰：

『神霄新殿聳雲端，

像塑青華帶道冠。

竭力勞民運花石，

不堪礮石礙遊觀。』

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夏四月，召蔡京入內苑賜宴；輔臣親王

皆得與席；徽宗親爲之記，其略曰：『詔有司掃除內苑太清樓，滌內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朕將就幸焉。』其所用宮中女樂，列奏於庭；命皇子名楷，侍側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京亦上記，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廡，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壘，洗陳几案檯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爲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字榜樑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出隱，巖巖峻立；奇花異木，扶疏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騰鳳，層巒百尺，高峻俯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筆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緣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排列場下，

蕭然無敢警效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道：「承平無事，君臣共樂，宜略去煩苛碎禮；飲食坐起，各宜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徽宗酌酒以賜，命皇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烹新貢太平嘉茶，賜蔡京飲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箏竽琵琶方響，笙簫登階合奏，宮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觀。」羣臣憑欄以觀；又命宮娥撫琴擘阮。羣臣終宴盡醉。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太慶殿，受元圭大赦；蔡京進封魯國公。詔給地牧馬；自京東河北募人養馬，然後推之諸路；受田一頃，仍免其稅，令養馬一疋；諸路至九萬疋。

政和三年春正月，詔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爲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從祀。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即福甯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後，復爲玉清神霄宮。那時道教之行，莫盛於此時；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

以誘惑聖聽也。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號虛靖先生；劉混康賜號真觀玄妙和冲先生，後並賜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飾純綠，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綵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平淡禽竹而已。前種松竹，木犀，海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吳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陂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有瀛洲方壺長江遠渚之興；可以放懷適情，游心玩思而已。

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拮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徽宗忽問左右曰：『玉津園若有樓殿重複；此是何處？』攸卽回奏：『臣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細視，皆去地數十丈。』聞之，徽宗又曰：『卿還見人物麼？』又回奏：『攸若見道流童子，持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蔡京率百僚稱賀。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郎，封號，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將仕郎，但不給俸。又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

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繕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道錄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法。

五月丙戌，祭地，奉高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明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墻，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帝從之。內侍楊戩加節度，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於楡樹上，又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霄之間，並許稱賀。延福宮成。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爲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時蔡京欲以宮室媚上；一日，召內侍童貫，楊戩，曹詳，何訴，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等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岩壑幽勝，宛若生成。夏四月，

又建葆真宮，以蔡攸爲葆真殿學士。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
亓三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空二橋；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於河北，京東，京西
。時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苦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閏月，置道學。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
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欄僕就試後，罷道學。二月，上清寶錄
宮成。浚濠深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
，而橋上人物，往還不覺，名曰「景龍」。外江之外，則便有鶴莊，鹿砦，文禽，孔雀
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
後，卽放燈；自東華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
罷；謂之先賞。後又關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後來南儒吟詩一首云：

『萬炬銀花錦綉圍，

景龍門外軟紅飛。

淒涼但有雲頭月，

會照當年步輦歸。」

（評語四）

神霄新殿，寶籙諸宮，是何等福地！太清樓之宴，窮侈極靡；南朝君臣，更是何等快樂！只可憐金兵一到，反手就虜；憑你是玉樓金殿，也徘徊不得！做人萬不能有福盡享；只須從安樂處顧到憂患；那憂患便永遠不來了。楊子法言道：『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我們在社會上做事，何嘗不是這樣哩？

是時温州有方士林靈素，初名靈疆，表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學道於趙昇道數載；善能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亮淮泗等州，乞食於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居東太乙宮。徽宗在大內得一個夢。誰知那一場夢，引得一個妖術的方士來？真是：

『鹿分鄭相終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宣和遺事

徽宗夢見甚的？乃夢見東華帝君，使仙童來召徽宗游福霄宮。及覺來，欲訪問神霄宮的事，勅問道錄徐知常訪求神霄事迹進呈。知常素不曉神霄之事，方以爲憂；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溫州林道士，屢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詩題在壁上。』詩曰：

『神霄宮殿五雲間，

羽服黃冠綴曉班。

詔誥羣臣親受籙，

步虛聲裏認龍顏。』

知常一見壁上詩，亟錄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來，問：『卿有何仙術？』林靈噩回

奏：『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備言：『神霄宮乃東華帝君所治，天上有所

謂長生大帝君，與其弟青華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兒；又有左元仙伯，賞爵仙吏八百餘官。陛下乃是長生大帝君降生人間，爲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

華大帝君爲神霄之遊，得無樂乎？」徽宗聞之，大喜，自謂與靈醜如舊日素來相識，乃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紫服，出入大內無間。

又按賓退錄載：「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溢籍中；化基，其師也，遵命宣召。是時得一方次鄂州，守武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授丹。」林道靈素之進，亦緣夢而得，恰與此事相類，故附錄之；其與高宗之夢傳說者異矣！

靈素既遭遇道君之後，是時宮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篆，埋於地，其怪遂絕。又詔許林素靈就景龍門，對着晨暉門，建上清寶籙宮，使靈素居之。其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宮達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作神霄玉清萬壽宮；舊無觀者，以寺改創；仍各觀設長生大帝

君青華大帝君像。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

「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

是時册上，尊號已畢，百官稱賀。又詔翰林學士王黼，保和殿學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臨。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是年，女真陷遼渤海軍。

宣和七年，詔林靈素修道書，改政諸家醮儀，校籙丹經。靈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執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徽宗嘗呼之爲「聰明神仙」，御筆賜靈素爲「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徽宗嘗思明達聖后，惜其已死，謂靈素曰：「朕欲一見明達后，卿能之乎？」靈素回奏：「臣能爲葉靜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頃，卽見之矣！」徽宗如其教；頃之，遊一宮闕，乃瀛洲神仙之境，得與明達后邂逅，語甚款密，移時而覺，如夢中恍惚也。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修神保觀。

神保觀者，乃二道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皆負土以獻神，謂之『獻土』。又有村落人，粧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於道；徽宗乘輿往觀之。蔡京奏道：『獻土納土，皆非好話頭。』數日，降聖旨禁絕。後人有詩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

雅意求仙慕武皇；

納土讖言無用禁，

縱有佳讖國終亡。』

徽宗卽位之初，皇嗣未廣，有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勢稍低；若加以高大，當有多男之喜。』詔增築數仞岡阜。後來後宮果生男不絕，爲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詔戶部侍郎孟瑛董工，增築岡阜，取象餘杭鳳凰山，號做『萬歲山』，多運花石粧砌。後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改萬歲山名做『艮岳』。後有人吟詩一首云：

『磐石曾聞受國封，

承恩不與倖臣同；

時危運作高城砲，

猶解捐軀立戰功。』

後四年，始成；御製記文，凡數千言。有金枝產於萬歲峯，改名『壽岳』；其門號

爲『陽華門』。兩傍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運昭功』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

者，名做『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做『臥雲伏華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

岩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閣，勢極高峻，

上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奇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岩

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詔左街道錄徐知常於禁庭建醮，徽宗自親書表

章三道，焚於凝神殿會真堂，卽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願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

於壇之側，至翌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爲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無

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爲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慾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幅；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餘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嘿然無語。徐知常元是閩中人，久寓京師，以道術爲徽宗所眷；在後林靈素得幸於上，知常屢表辭歸，欲往東南修煉，旨不允；至拜章之後，一日，逃去。後數年，有自閩中來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蓋造宮觀甚盛；帝欲見之，卽日詔知常詣闕下。詔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詔有司督責知常違詔，詔押知常下獄。囚繫獄，吏問知常道：「聞公能遊月宮，願帶挾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紙數幅，淨水一盃，便可遊玩月宮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紙粘於獄門上，將筆畫一個圓圈；把水一噴，卽時清光滿室，冷氣逼人。吏與羣囚爭玩月光；回顧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屢詔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蹤矣！

宣和元年正月，御太慶殿，受定命寶。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戰死入陣；又遣

使女眞，約發兵夾攻遼。三月，以蔡京子蔡絛爲宣和殿待制選，尙康福常姬，卽公主也。駙馬都尉帶文階，自蔡絛始。八月，童貫進太保。

冬十月，大內火發，自夜至曉，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大雨，火發，雨如傾，略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私行宿於外。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須度籙，莫不如愿。又爲大會，引羣臣士庶入殿，聽靈素講經，上設座其側；靈素昇高座，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爲大閨笑，莫有君臣之禮。齋罷，帝問靈素：『朕建此齋，得無神仙降耶？』靈素曰：『陛下更須建靈寶大齋，肅清壇宇，其時必有真仙度世。』言罷，道衆中忽有一士，擲所盛齋鉢於地；衆欲責之，遂騰雲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靈素不答，揭鉢視之，見一幅紙上，有詩一絕云：

『捨土爲香事有因，

世間宜假不宜真。

洞賓識得林靈素，

靈素如何識洞賓？」

衆方知是洞賓降。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幾二萬人。每一會，費數萬貫，至於貧下之人，亦買青布幅巾赴齋，日得一飲餐；又獲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是歲，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壯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

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祕錄；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見景靈宮，見聖祖神像有淚；守廟官吏，聞之廟內常有哭聲。一日，神宗皇帝廟室便殿，有輒出血，隨掃又出，數日方止。是時蔡京等方事諛佞

，有此異事，皆不敢聞奏於上；而徽宗驕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詔改佛號爲大覺真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士，尼爲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頂上攤出肉冠，長肉鬚髯，端坐而化；朝廷聞之，詔復舊人。

金遣使李善慶來，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論以夾攻取燕之意，李善慶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賈詔及禮物，同善慶等度海聘之。又詔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居宰。夏五月，有物若龍，長六七尺，蒼鱗，黑色，驢首，兩頰如魚，頭色綠，頂有角，其聲如牛，見於開封縣茶肆前。時茶肆人早起，拂拭床榻，見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視之，乃是龍也！其人吃驚，臥倒在地。茶肆與軍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軍人得知，殺龍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衝天，仰視北斗星，若隔絳紗，其中有間以白黑二炁，及時有折烈聲，震如雷。未幾，霖雨大作，水高十餘丈，犯都城，已破汴堤，諸內侍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徽宗詔戶部侍郎唐恪治之。卽日恪乘小舟，覽水之

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遙見，問之，乃恪也！爲之出涕。數日，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陰類；陰蒸之盛，以致犯城闕。願陛下垂意於馭臣，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

（評語五）

宋朝要不亡，那裏會做得到？一個蔡京，一個童貫，也着實可以搗亂了！偏要請張繼先徐文卿徐知常林靈素這許多道士來，豈不是『患病求鬼』麼？凡是歷代亡國史中，沒有一個不是用『道教』『佛教』來自殺的。道士是什麼？和尚是什麼？我們研究社會問題起來，這類東西，是第一種惡魔，非要剷除不可的。也不但道教佛教，凡是宗教，我以爲無一不是妨礙社會進化的敗類。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於保和新殿；京等請見安妃，帝許之。京作記以進，其略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儻臣備臣條臣行臣徽臣純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醴醢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臺風乘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翳鬱。中楹置御

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掖閣曰「妙有」，右掖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尙古，作古，訪古，博古，祕古諸閣，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殿。殿東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

「瓊瑤錯落密成林，

檜竹交加午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

頃之就座，女童樂作。坐間，香圓，荔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卽安妃絳閣；上吟詩二句

云：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命中使傳旨，詔蔡京廣補。京卽題云：「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闌……」
遂成詩云：

「保和新殿麗秋暉，

詔許塵凡到綺闌；

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見安妃。」

於是人人自謂得見安妃；旣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卽以詩奏曰：

「玉真軒檻暖如春，

卽見丹青未見人。

月裏嫦娥終有恨，

鑑中枯射未應真。」

中使傳旨至華閣，帝特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今葭葦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勸酬交錯，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酒行無算，至二鼓五籌，君臣大醉而罷。」京出，謂人曰：「保和殿後，自崆峒天入八閤，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玉玩琉璃之器。」在後二帝北狩，果符此流離之識，非偶然也。劉屏山曾有詩記汴京遺事云：

「空嗟覆鼎誤前朝，

枯骨人間罵未消。

夜月池臺王傅宅，

春風楊柳太師橋。」

王傅指王黼，太師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道德宮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龍德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於是以倖尙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蔡京常勸徽宗道：『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必自苦？』上納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

上方爲禪門之事，故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

蔡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抹青紅，優雜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譴浪之語，以蠱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開府；攸子行領殿中監。攸之父子，爲徽宗寵

信，勢傾朝野矣！當時李邦彥以次相阿附，每燕飲，則自爲倡優之事，雜以市井談諧，以爲笑樂。人呼李邦彥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將生絹畫成，就文貼體；將呈伎藝，則裸其衣，宣示文身，時出狎語；上舉杖欲笞之，則緣木而避。中宮自內望見，諭旨云：『可以下來了！』邦彥答道：『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中宮乃嘆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

十一月，朱勗以花石綱媚徽宗，東南騷動。有太學士鄧肅上十詩，譏諷徽宗，其末詩云：

『靈臺靈囿庶民攻，

樂意充周百姓同；

但願君王安百姓，

圃中何日不春風！』

蔡京將詩獻徽宗，欲激徽宗殺鄧肅，謂：『太學士詩文謗陛下；若不殺之，恐效尤

成風，黨錮之禍可鑒也！」帝不答，將鄧肅押歸田里；蓋欲保全之也。

宣和二年，金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誓爲兄弟之國。」又遣使詐作新羅人來朝，其書略云：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請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爲夾攻，卽不依得，已許爲定。具形弊幅，冀諒鄙悰。」

帝命馬政使金國書，其略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乘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迭聞爲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得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又差馬政之子馬廣從行。

冬十月，日食。加梁師成大尉，王黼爲太宰。

時方臘家有漆園，常爲造作局多所科須，諸縣民受其苦；兩浙兼爲花石之綱擾，臘以妖誘之。數日之間，嘯聚睦州青溪幫源洞，嚮聚者，數萬人；以誅朱勔爲名，縱火大掠，驅其黨四出。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賊敗死，遂陷睦州。於是壽昌分水桐廬等縣，皆爲賊所據，僭號改元永樂。又陷休甯縣，執知縣麴嗣復；賊復脅之使降，面斬二士，以恐嗣復。嗣復罵賊曰：『自古妖賊無長久者。爾當捨逆以從順，因我以歸朝廷，朝廷必宥爾；奈何使我降賊？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幾，詔命嗣復知睦州，進官二等。陷歙州，將官郭師，中士曹椽等禦賊遇害。陷杭州，守臣趙震遁去，廉訪趙約戰死，王稟敗於城外，又敗於桐廬。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縉雲尉詹良臣禦賊，爲賊所執。魯良臣降，良臣罵曰：『往年王綸反，戮於淮南；王則反，磔於河北；同惡無少長，皆棄市。今不鑒前禍，猖獗至此；且暮官軍至，爾肉餒狗鼠矣！』賊怒，剗其肉，使自啖之；

且吐且罵，死不絕聲，時年七十。帝聞而憫之，官其二子。陷剡縣，知縣米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劉鞞敗之。青溪縣知縣陳光棄邑遁，聞朝廷，誅之。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殺人甚衆。

初命譚積收方臘，幾年無功。復命童貫討之，上私行送；上握貫手曰：『東南事盡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筆書之，赦天下，罷蘇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綉諸色。——匠人日役數千，而財物所須，悉科於民；民力困重，上嘗罷之。至是方臘亂於浙西，悉詔罷之。三月，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銍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是時方臘未平，人民多憂之。童貫至浙，與王稟劉鎮兩路軍先約，會於睦歙間，包幫源洞，表裏夾攻。劉鎮又同楊可世馬公直率騎兵，從間奪賊。關嶺平，且入洞；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兇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屋萬間。王稟及辛嗣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相王候，

共三十九人；乃班師奏捷於朝。方臘反叛以來，破六州，五十二縣，殺平民二百餘萬。朝廷出師討方臘至擒臘班師，凡四百五十日。方臘至八月，始伏誅；赦江淮兩浙等路。改睦歙二州爲嚴州，徽州。五月，金使來，復如前議。六月，黃河決。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師成『開府』，自來喚內侍官爲『宗臣』。是時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恩同『宰相』。師成爲『開府』，亦與『宰相』同職。每春秋大燕，巍然坐於執政之上，與人立講勸酬之禮；且家臣爲師傅，於義尤悖。童貫領樞密日，欲宰相同班；後入內，却換易窄衫，與羣閣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見也！夏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貫出郊，徽宗易服出郊，與童貫蔡攸餞行。五月，童貫兵與遼人戰敗，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會兵於中康。

（評語六）

保和新殿裏，君臣酬酢，酌酒賦詩的時候，正是金人『秣馬厲兵』，

預備南侵；也正是方臘聚衆嘯擾，『殺人如麻』的時節。皇帝乳臭，宰相浪子，那裏顧得這種玩意兒？只可憐六州五十二縣的人民，無怨無辜，吃了四百十五天的苦痛！且喜內亂——方臘——纔平，忽然外寇——金兵——突入；一個被拘了五國城，一個遠充了檀州軍。這纔是蔡京說的：『歲月幾何？何必自苦？』！

先是朱勗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在潁州等處。孫立不來，在彼處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亂飄僧舍茶烟溼，

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無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廝爭。那後生

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頸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擡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抬頭一觀，却認得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在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師，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段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擡着八個大漢，擔着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

『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口內飢渴痠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多吃一些個。未吃酒時，萬事俱休；纔吃酒時，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段疋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撇在那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家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下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緝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担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勸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時分，有八個大漢來我家裏吃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個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個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晃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字文，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

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個暮夜逃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真個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阱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個大漢，身材迭料，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鑽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雖不得遭斷喫棒。

那晁蓋八個，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作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

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岑兩個，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屍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事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泊尋着屍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採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詩曰：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泊上尋。』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跟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

，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寫着三十六個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

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裏分明是說了我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觀觀，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個甚底？是：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有作盧）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百跳（黃本作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宣和遺事

寶和遺事

撲天鵬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擡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二郎（黃本作拚命三郎）石秀，

火缸工張岑，

摸着雲柱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泊上現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領朱仝雷橫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泊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

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聽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個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內原有二十四人，死了屍蓋一個，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屍蓋臨終時分，道與我從正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却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

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岳保護之恩，須速去燒香，賽還心願則個。』擇日起程，宋江題了四句，放旂上道：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個，

定是不還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岳，賽取金爐心願；朝廷無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評語七）

王安石進蔡京，蔡京進朱勛；有朱勛而後有花石綱，有花石綱而後

有三十六草寇。這三十六草寇仍是按上回邵康節天津橋上之語；行文何等細膩貫串。作者寫楊志孫立李進義是一副義氣；寫鐵天王宋江是滿腹胆量；又輕輕寫到閻婆惜；又轉輾寫到蔡太師壽物；最後又收筆提到方臘。總按上文，看他隨處落墨，無絲毫停滯，真是不容易呵！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味爽，文武百官聚集於宮省，等候天子設朝。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但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候，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皇帝駕坐不多時，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銅帶，踏著金塔，口傳聖旨道：『有事但奏，無事捲班。』言未絕，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口稱：『萬歲萬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覽罷，驚駭得汗流龍體，半晌如呆，覷着蔡京道：『卿這事如何？道甚來？』正是：

『錦宮樓閣漫金碧，

一旦青青荆棘生。』

奏者是誰？乃司天太監張夢熊。上表奏着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懼？表云：『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臣昨夜觀察乾象，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臣不敢隱，謹具奏呈，伏取聖鑒。臣夢熊奏。』天子看罷大驚，問太師蔡京道：『卿此事若將奈何？』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張夢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頭星」，又名「彗星」，俗呼爲「掃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謝，遠則三載，近則今歲，主有刀兵出於東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聽說罷道：『方今盜賊四起，未能剪除；又現此星，何時寧息？』詔諸卿相：『誰人能厭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駭的羣臣失色。正是：

『啓開立國安邦口，

盡說扶持社稷功。』

見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簡當胸，出離班部。此人是誰？乃諫議大夫張商英，表字天覺。這人知微識漸，見官家奢淫失政，數諫於君。天子信纔喜佞，終不聽從其言。當日

兒徽宗憂色，遂俯伏在地，口稱：『萬歲萬歲，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奏上。』
表云：

『臣張商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於皇帝陛下：臣切謂天人感應，一理也。人心悅，則天意得；人心怨，則天變彰。近日星文一變，乃天心仁愛之一機。陛下倘大警懼，大悔悟，則轉禍爲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藝祖金戈鐵馬之經營，列聖深仁厚澤之涵養，欲將垂之萬世，傳之無窮。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驕奢之欲；起萬歲之山，運太湖之石；建寶籙之宮，修同樂之園。役天下農工，大興土木；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頻年旱蝗，日月薄蝕，妖星不變，風雨不調。不能嚴恭寅畏，以謹天戒；方且與羣臣溺意遊畋，留情聲色。忘祖宗創造基業之艱難，使生靈各罹塗炭之貧苦。臣願陛下察臣忠愛之意，減膳徹樂，損己益民，罷修寶籙之宮，停息花石之綱；逐去奸邪，登崇賢補；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罷工役以息民，開倉庫而賑乏。力行好事，以答天變；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

生靈之幸，祖宗之福也！臣冒昧萬死，伏候聖旨。年月日，具位臣張商英表。」

徽宗看表罷，龍顏不悅，謂張商英曰：「覽卿所奏，備見忠嘉。今宋江叛於山東河北，方臘反於荆楚湖南，妖星現於燕北；天下紛紛，何事定乎？卿有嘉謀嘉猷，可以輔朕不逮，挽回天變者，空臆畢言無隱，朕嘉納焉。」道罷，羣臣皆退。徽宗入內，聽得張夢熊張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憂色，因坐於千秋亭上。時有平章高俅御史楊戩侍側，帝顧高俅等曰：「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適間聽諫議上表章，數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舉一動，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臣也！君由天而臣由物；天能發生萬物，亦可肅殺萬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懸於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駒過隙，倘不及時行樂，則老大徒傷悲也！便如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夏商躬耕稼穡；周公吐哺待賢；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寵褒姒之色，楚王建章臺之宮，明皇寵楊妃，漢帝嬖寵飛燕，後主有玉樹後庭之曲，隋煬帝有綿纜長江之遊；朝朝歌舞，日日管絃，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聞古人有言？道是：

「人生如過隙，

日月似飛梭；

百年彈指過，

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開懷行樂？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煩惱？前輩曾說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倘有憂危，臣等誓肝胆塗地，以報陛下恩德。」徽宗聞奏，大悅，命中使：「排辦御宴，待朕與諸臣消愁解悶則個。」方暢飲酣歌，忽聽甚處風送一派樂聲響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觀市塵景致，恨無其由。」有楊戩回奏云：「陛下若要遊玩市塵，此事甚易。」正是：

不因邪佞欺人主；

怎得金兵入汴城？」

楊戩奏個甚的，使徽宗遊玩市塵？楊戩道：「陛下若擺動鑾輿，則出警入蹕，左右

言史，市井肅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粧扮，做個秀才儒生，臣等粧爲僕從，自后載門
出市私行，可以恣觀市廛風景。」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袍卸却，把一領
皂背穿着，上面着一領紫道服，繫一條紅絲呂公縱，頭戴唐巾，脚下穿一雙烏靴，引高
俅楊戩私離禁闕；出后載門賜勅，合與監門將軍郭建等，向汴京城裏，串長街，驀短檻
；祇是些歌臺舞榭，酒市花樓，極是繁華花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環巷。那風
範更別，但見門安塑像，戶列名花，簾兒底笑語喧呼，門兒裏簫韶盈耳；一個粉頸酥胸
，一個桃腮杏臉，天子觀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見一座宅，粉牆鴛瓦，朱戶獸環，飛
簷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的瘦竹。徽宗問楊戩高俅曰：「這座宅是甚人的？直
這般蓋造的十分清楚？」天子觀看，嘆羨不已。忽聞人咳嗽一聲，道：

「睜開一對重瞳眼，

觀著千金買笑人。」

天子觀時，見翠簾高捲，繡幕低垂。簾兒下見個佳人，鬢蟬烏雲，簪釵金鳳；眼橫

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體似凝脂；十指露春筍纖長，一擗襯金蓮穩小。待道是鄭觀音，不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楊貴妃，不擎着白鸚鵡；恰似嫦娥離月殿，恍然浴女下瑤塔。真個是：

『蟬眉鸞髻垂雲碧，

眼入明眸秋水溢；

鳳鞋半折小弓弓，

鶯語一聲嬌滴滴；

裁雲剪霧製衫穿，

束素纖腰恰一搦；

桃花爲臉玉爲肌，

費盡丹青描不得。』

這個佳人，是兩京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

待求食色讓，兩隻手偏會拿雲握霧。便有富貴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壞得秦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兒，也敢教沿門吃化。徽宗一見之後，瞬息眸爲兩腳。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釋迦尊佛，也惱教他會下蓮臺。天子見了佳人，問高俅道：「這佳人非爲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識。」猶豫間，見街東一個茶肆，牌書『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將金篋內取七十足百長錢，撒在那卓子上。周秀便理會得，道是個使錢的勤兒。一巡茶罷，徽宗遂問周秀道：「這對門誰氏之家？簾兒下佳人姓甚名誰？」周秀聞言，上覆官人問：「這佳人說着後話長。——這個佳人，名冠天下，乃是東京角妓，姓李，小名師師。」徽宗見說，大喜，令高俅教周秀傳示佳人道：「俺是殿試秀才，欲就貴宅飲幾盃，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時，來見官人，言曰：「行首方調箏之間，見周秀說殿試所囑之言，幽情頗喜；不棄潑賤，專以奉迎。」徽宗聞言，甚喜；即時同高俅楊戩望李氏宅來。有雙鬟門外侍立：「請殿試稍待，容妾報知姐姐。」少刻，雙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請殿試相見。」師師出見徽宗，施

禮畢道：「寒門寂寞，過辱臨顧；無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謹謝娘子，不棄卑末，知感無限。」那佳人讓客先行，轉曲曲迴廊，深深院宇；紅袖調箏於屋側，青衣演舞於中庭；竹院，松亭，藥欄，花檻。俄至一廳，鋪陳甚雅；紅床設花綉繡，四壁掛山水翎毛；打起綠油吊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師師開瓶闕了，天子道與楊道：「你與我取幾瓶酒去。」不多時，令人取至。楊執盞於尊前；於是四人共飲。師師道：「殿試仙輩，不審何郡？敢問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門長；休說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與西臺；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屬俺所管。咱八輩兒稱孤道寡；目今住在西華門東，東華門西，載后門南，午門之北，大門樓裏面，姓趙，排房第八；俺乃趙八郎也。」師師聞道，說得魂不着體，急離坐位，說與他娘道：「咱家裏有課語詛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報官司去，恐帶累咱們。」李媽媽聽得這話，慌忙走去，告報與左右二廂捉殺使孫榮，汴京裏外緝察是城使竇監。二人聞言，急點手下巡兵二百餘人；人人勇健，個個威風，腿繫着粗布行纏

，身穿着青納襖，輕弓短箭，手持着悶棍，腰掛着環刀，急奔師師宅，即時把師師宅圍了。

『可憐風月地，

番作戰爭場！』

看這個官家，怎生結束？却有徽宗開宅外叫鬧，覷高俅。高俅會意，急出門見孫榮寶監。高俅喝曰：『匹夫怎敢驚駕？』一人覷時，認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驛得兩腿不搖而自動，上告：『平章相國擔驚，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師師之母，告報小人，來到他家中，有訛言的，恐帶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聞言，喝退二人，既免現了本身之罪，暗暗地提兵巡掉，防護着聖駕。子母知道官家跪在地上，說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口稱死罪。徽宗不能隱諱，又慕師師之色，遂言曰：『恕卿無罪。』師師得免，遂重添美醜，再備嘉穀；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師師進酒，別唱新詞。天子甚喜，暢懷而飲。正是：

宣和遺事

烹龍炮鳳玉脂泣，

羅園繡幕圍春風。

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

况是青春日將暮。

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

不到劉伶墳上土。

飲多時也，天子帶酒，觀師師之貌，越越的風韻；俄不覺的天色漸晚。則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一盃未盡笙歌送，

墜下辰牌又報時。」

是時紅輪西墜，玉兔東生，江上漁翁罷釣，佳人秉燭歸房；酒闌宴罷，天子共師師

就寢。高俅楊戩宿於小閣。

『古來貪色荒淫主，

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師師共寢，楊戩高俅別一處眠睡。不覺『銅壺催漏盡，畫角報更殘，』驚覺高俅楊戩。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師師臥房前款窗下。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來朝不見，文武察知，相我王不好。』天子聞之，急起穿了衣服；師師亦起穿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吃了些湯藥，辭師師欲去，師師緊留。天子見師師意堅，乃道：『卿休要煩惱，寡人今夜再來，與你同歡。』師師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龍鳳綾綃，直繫與了師師道：『朕語下爲勅，豈有浪舌天子脫空佛？』師師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門。天子出的師師門，相別了投西而去。忽見一人從東而來，厲聲高喝師師道：『從前可惜與你供炭米，今朝却與別人歡。』睜開殺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來。師師不躲；那漢舒猿臂用手扯住師師之衣，問道

：『適來去者，那人是誰？你與我實說。』師師不忙不懼道：『是個小大兒。』這人是誰？乃師師結髮之婿也！姓賈，名奕，先文後武，兩科都不濟事；後來爲捉獲襄甲縣畢地龍劉千，授得右相都巡官，帶武功郎。那漢言道：『昨日是個七月七日節，我特地打將上等高酒，來待和你賞七月七則個；把個門兒關閉閉塞也似，便是樊噲也踏不開；喚多時，悄無人應，我心內早猜管有別人取樂；果有新歡，斷料必適來去者；那人敢是個近上的官員？』師師道：『你今番早自猜不着；官人，你坐麼！我說與你，休心困者！』

『師師說道傷心處，

賈奕心如萬刀鑽。』

師師道：『恰去的那個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撫；也不是御史與本章；那人眉勢教大。』賈奕道：『止不過王公駙馬。』師師道：『也不是。』賈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當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嬌，肯慕一匪人？』師師道：『怕你不信。』賈奕道：『更大如王公駙馬，止不是宮中帝王；——那官家與天爲子，與萬姓爲王，行止

應龍鳳，出語後成勅；肯慕娼女？我不信。」師師道：「我交你信。」不多時，取過那絞綃直繫來交賈奕看。賈奕覷了，認的是天子衣，一聲長嘆，忽然倒在地。不知賈奕性命若何？——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這賈奕爲看了那天子龍鳳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李氏之門？他動不動金瓜碎腦，是不是斧鉞臨身。我與師師兩個，膠漆之情甚美，便似「天淡淡雲邊鳳鸞，水澄澄波裏鴛鴦」；平白地湧出一條八爪金龍，把這鴛鴦兒拆散了！』李師師見賈奕氣倒，則得傍前急救。須臾，甦醒，便踏起來，向着師師面前，俯伏在地，口稱：『死罪死罪，臣多有冒瀆，望皇后娘娘寬恕。』師師道：『甚言語？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煙嬌；到晚後，乘龍車鳳輦，去三十六宮，二十四苑閑遊，自多少天仙玉女。况鳳燭龍燈之下，嚴粧整扮，各排

綺宴；笙簫細樂，都安安排接駕。那般的受用，那肯顧我來？且是暫時間厭皇宮拘捲，誤至於此；一歡去後，豈肯長來寵我？你好不曉事也！直這般煩惱！」遂將出幾盞兒淡酒，來與賈奕解悶。那賈奕那吃的下？又長噓氣；見筆硯在側，用手拈起筆來，拂開花箋，便寫作小詞一章。詞寄南鄉子：

「閣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類仙；

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

執手蘭房恣意憐。

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烟；

報到早歸去晚回鸞，

留下綉綃當宿錢。

評者（按南鄉子本份五十六字，此處「執手蘭房恣意」下，原本脫落一字，今爲補

填一「憐」字）

師師見了大驚，順手將這曲兒收放絃盒內。賈奕道：「我從今後再不敢踏上你家門兒來；咱兩個瓶壁簪折，恩斷義絕。」日色漸晡，女奴來報，兀的夜來那個平章到來也！師師聞之，着忙催賈奕交去不迭。說未罷，高平章早入來，賈奕不能躲。高球見大怒，遂令左右將賈奕綁了，使交送大理寺獄中去。賈奕正是：

『纔離陰府悽惶難，

又值天羅地網災。』

看賈奕怎結束？却有李媽媽急忙前來，上告平章：「這人是師師的一個哥哥，在西京洛陽住多年，不相見來幾日，也不會爲洗塵；今日辦了幾盃淡酒，與洗泥則個。恰限今日專等天子來，那里敢接別人交人道甚來？」高球見婆子苦苦告說，遂放了賈奕；賈奕得脫便去。賈奕去了，天子來到，師師接着問：「陛下緣何來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認的看相不好，故來遲也！」休說置酒開筵，且說二人歸房；師師先寢。天子着倚懶架兒暫歇。坐間，忽見絃盒中一紙文書，用手取來看時，却是小詞一首，末後一

句道：『留下絞綃當宿錢。』天子着了，其中譏諷，敢破家喪國。天子是甚般聰俊！何事不理會，不覺微晒。師師伴做睡着，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終是寵愛師師，帝惟記於心腹，將小詞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後，朝去暮來，相近兩個月，恩愛愈深，不能相捨。且休說天子與師師歡樂，却說賈奕這癡呆漢，自七月初八日別了師師，近兩個月，不會相見。這賈奕晝忘殞，夜忘寢，禁不得這般愁悶，直瘦得肌膚如削，遂歌曰：

『愁愁復又愁，意氣難留；情詠思悠悠！』

江淹足恨，宋玉悲秋；

西風穿破牖，明月照南樓；

易得兩眉舊恨，難忘滿眼新愁；

算來天下人煩惱，

都來最在我心頭！』

正愁煩惱間，左右報曰：『有陳州通判宋邦傑現在門首，要見都巡。』賈奕聞之，急令

請至通判入門。賈奕降階，接上廳，分尊卑坐。須臾，茶飯罷，通判問曰：「都巡多時不相見，怎直恁消瘦？如此爲甚？」賈奕見問，不免具說實情，把今上官家占了李師師之情事，說了一遍。通判聞之，道：「咱兩個從來相知；你是個聰明人，何爲因一匪人，將功名富貴廢了？何癡迷之甚？豈不令人恥笑？」賈奕曰：「天子貴爲一人，尙戀師師之色，况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見賈奕執迷不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輔，現做諫議大夫，若知必諫，官裏不敢私行恁的；交你兩口兒完聚，如何？」賈奕聞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諫議，官裏不戀師師，深謝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罷，二人作別。且休說賈奕，只說宋邦傑見了姑夫曹輔，說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話且提過，只說官裏當日早朝，有詩曰：

「烏鴉催明不讓鷄，

上陽初覺曉光輝；

麾幢雉扇祥煙裏，

帝坐龍牀乘玉圭。」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纔坐定，見一大臣急離班部，前進金塔，紫袍款地，象簡當胸，却是諫官曹輔進表。諫個甚事？

「只因幾句閑言語，

惹得一場災禍來。」

那曹輔知道主上有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為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諫，則是曠職；孟子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猶是觸犯天顏也！只得修表一道諫其君。幸而見聽，則為盡言官之職；萬一不從，使身膏鼎鑊，亦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奏進表文云：

「臣曹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表言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上，故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見發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肅殺之義；君以元默之道拱於上，故大臣之輔，百官之職，恩澤所以昭褒勸之恩，刑罰所以

示懲罰之勇。天之道，不可測，聖人之威，其可幾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於油幢；千金之子，不闕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不爲輕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觀邪傳，臣某有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京，爲不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猶不爲祖宗惜乎？陛下舉動之重輕，是萬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縱不自愛，獨不爲生靈念乎？近聞有賊臣高傑楊戩，乃市井無籍小人；一旦遭遇聖恩，巧進佞諛，簧蠱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於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尙不過其門。陛下貴爲天子，身居九重，居則左史右言，動則出警入蹕；聽信匹夫之讒佞，寵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皆曰：「易服微行，宿於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貽笑萬代，陛下可不自謹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皇帝夜幸趙普私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皇帝創業之初，每思一榻之外，豈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勞思，出與大臣謀進取天下之策

，非爲私行也！非爲荒淫也！臣所願陛下赫然睿斷，將賊高俅楊戩竄逐於外，親近端人正士，改過遷善，思藝祖皇帝創造之艱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生靈之福也！臣自知冒瀆天威，自身身膏斧鉞；但使陛下幸聽臣愚之諫，則臣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宣和七年九月日，具位臣曹輔表上。」

徽宗當初微行之時，自道外人不知，及覽曹輔所奏，自覺慚愧，特降勅將曹正言赴都堂問狀。余深問曹輔道：「愆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輔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問：「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微行動息？」輔引蔡京輕車小輦之語爲證。那時王黼正與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將曹輔罷了正言，編管外州居住。有諫議大夫張天覺續奏云：「曹輔心在憂君，言甚鯁直，陛下不能優容，遽加竄逐。倘陛下文過遂非，再信讒言，微遊妓館，則忠言結舌，不聞於上；萬一有奸邪叵測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與張天覺道：「賴卿忠嘉，得聞讜論；吾知

過矣！行將改之。』天覺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則如宣王因庭燎之篤而勤政，漢武悔輪臺之失而罷兵，宗社之幸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分，願陛下念與不念如何耳！』徽宗退朝後，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別宿一宮。過得數日，又復思慕李師師之情，不能棄捨，宣楊戩入內，道與楊戩：『你可傳將寡人聖旨，說與李師師，朕爲曹輔張天覺等直諫，不容出宮，是悞了夫人期約，休怪。』楊戩領了聖旨，騎一疋高馬，直奔入金線巷李師師家裏來。只見師師接見楊戩，佯羞詐醉。楊戩傳了聖旨，師師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貴妃追歡之樂；賤妾平康潑妓，豈是天子行踏去處？』道罷，醉倒牀席之間，四體不收。楊戩再三撫諭師師道：『夫人休怪；歇幾日了，天子須來也！』擡頭一覷，見師師棹子上，有一小柬，楊戩展開看時，却是賈奕的柬。那柬帖說個甚的？分明是：

『風流喪命甘心處，

恰似樓前墜綠珠。』

楊戩展開柬帖一觀，見賈奕東上寫道：

「奕自從七夕相別之後，又逢重九；日月如梭，無由會面。今聞天子納忠臣之諫，深居禁中，無復微行私幸，是咱兩個夙世有緣。今夕佳辰，不可虛度，未承開允，立候佳音。」

可意人李師師簾下。右廂都巡賈奕啓上

楊戩道：「有這般潑賤之物，不能近貴；今天子寵幸你，却又密地與賈奕打暖，却不是李媽媽兄弟了也！」（應上回李媽媽苦苦哀求底話。）道罷，遂持小柬入內，呈與天子。師師子母，說得魂不著體。楊戩入內，徽宗問：「師師道個甚的？」楊戩將柬呈上。天子覽畢，交中使去拿那匹夫來。不多時，拿得賈奕到於金塔之下，喝道：「匹夫，你爲朕一職之役，不以巡警爲意，却入娼家造詞謗朕，你得何罪？」賈奕說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稱：「臣死罪，微臣怎敢謗訕陛下？望聖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謗訕，且說這「留下絞綯當宿錢」的是誰做來？」賈奕無詞以對。徽宗

道：「賈奕流言謗朕，合夷三族；餘者皆令推入市曹，斬首報來。」正是：

「昨日風流遊妓館，

今朝含恨入泉鄉。」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監斬官。那晌午時分，押往市曹，却遇着諫官張天覺問甄守中道：「今日殺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與天覺低聲道：「天子爲私行李師師家，與賈弈共爭潑妓；賈奕小詞譏諷官裏，是天子喫受不過，賜死市曹。」天覺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來。」道罷，拍馬入朝，來見天子。天子問天覺：「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來？」張天覺山呼舞罷了，當口奏道：「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萬世之丕祚，爲華夷億兆之所瞻，一舉動，一笑嘯，皆不可輕也！奈何信奸讒賊臣之語，夜宿娼家，荒於酒色？使朝綱不理，國政不修。天文變於上，人心怨於下，邊疆不寧，盜賊蜂起，陛下不以此爲憂；願與匹夫爭一潑妓，輕肆刑誅。他日史官記之，貽譏萬古。賈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罰不正，無以治民；欲望聖慈曲行赦宥

。冒觸天威，罪在不赦，伏望聖鑒不錯。」那時楊戩把那賈奔詞與天覺看了，徽宗宣諭天覺：「卿看此詞再能容忍否？」天覺又奏：「此乃陛下之過；孔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當，誰敢妄肆抵毀？陛下既不以萬乘之尊自尊，則在下小臣，得以無忌憚也！所謂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自悔其過可也！何必尤人？」徽宗聞奏，未免慚恥，諭天覺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賈奕之罪，貶賈奔爲廣南瓊州司戶參軍。」徽宗遣殿官宣李師師入內；朝見畢，賜夫人冠帔，使師師衣着；仍賜繡墩，次坐於御座之側。宣問張天覺道：「朕今與夫人同坐於殿上，卿立階下，能有章疏乎？」天覺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婦不婦，三綱五常掃地矣！人有禮則強，無禮則亡，陛下視禮法爲何物？孟子謂：『合則留，不合則去，』臣諫不能從，言不見聽，尙何顏立殿陛之間耶？願乞骸骨歸田里，以終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筆除張天覺授勝州太守，卽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張天覺朝辭之任，乃作詞一首，寄南鄉子，曰：

「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

楊柳堤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

酒飲盡須乾，莫道浮生似等閑；

用則順理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

吟罷，行數十里，忽值路邊老牛臥地，天覺長吁一聲，依前韻又作一首，寄南鄉子

，曰：

「瓦鉢與磁瓶，閑伴白雲醉後休；

得失事常，貧也樂無憂；運去英雄有不由。

彭越與韓候，蓋世功名一土坵；

名利有餌魚吞餌輪收；得脫那能更上鉤？」

中使錄其詞歸呈徽宗；徽宗看罷，心知天覺爲異人，悔之無及。自天覺仙去之後，朝廷之上，蕩無綱紀，蔡京蔡攸童貫之徒，縱恣於上；高勳楊戩朱勔之黨，朋邪於下。

徽宗悉聽諸奸簸弄，册李師師做李明妃；改金綾卷喚做小御街；將舊茶周秀除泗州茶提舉，蓋宣和六年事也。

〔評語八〕

自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到宣和六年五月，全記上皇治遊之事。首列

張夢熊張商英二人表奏，說來何等忠懇！次列高俅楊戩二人面奏，說來又何等伶俐！巧在張商英等拜表以後，高俅等隨便說上，足見『良藥苦口』，『讒言易入』，

不是大智慧人，那裏分得出好壞？再寫師師李媽媽，是一副潑妓鴿母的樣子；寫賈奕宋邦傑，另是一派痴默的態度；寫余深曹輔，別是忠佞不同的口吻；在後又轉寫張天覺，用兩闕南鄉子，力表忠誠感慨，足見南朝亦自有人；惜乎昏君不能信用。全篇文字，最有統系，最有精采，亦最是纏綿盡致；末後用『小御街』『茶提舉』作小小結果，想見朝廷顛倒之狀，日甚一甚，那二帝就不能不蒙塵了！

宣和六年五月，金國遣使來，趙良嗣報使。良嗣至軍前，金國阿骨打道：『平瀾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了也！』是時有左金弓者爲金國謀，賞獻一詩，詩曰：

『并力攻遼盟共尋，

功成力有淺和深；

君王莫聽捐燕議，

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無許燕之意。七月，金人來歸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涿州、易州、順州、景州、檀州、薊州。既得六州地，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初稱交割，又稱宣撫。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盡爲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歲幣數百萬，僅得空城而已。童貫、蔡攸奏撫定燕城：『燕城老幼歡迎呼謁，南向燒香，上祝聖壽。其地自冬至及春，皆無雨；纔王師撫定，雨澤隨降。』王黼率百官稱賀。於是降赦兩河燕雲等路。金國阿骨打死，其弟吳乞買，改名晟，嗣立。八月，遼將夔離不犯燕山，我師伐之，後人有一詩云：

『世事皆然未必然，

是非誰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誤，

却恨宣和誤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張穀住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得五萬，密地教練兵卒爲備。金人既取燕，粘罕謂參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張穀，何如？』公弼答曰：『若以兵加之，是趨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願輕身見張穀，諭以金國招徠之意。穀謝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釋甲者，蓋防備肅幹耳！』厚賂康公弼。公弼以其語告粘罕；粘罕信之，將平州改南京，命張穀同平章事。及是年吳乞買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怕遠徙，私訴於張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首圖興復，先責企弓等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必納。如金人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懼乎？』穀召翰林學士李石問之，石以爲然，遂執企弓數其罪而殺之。李石與三司使高履同詣燕山，說王安

中云：『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闕，詣王黼白事。朝廷從其請，張穀以平州來降附。金人聽得張穀叛歸我朝，遣闕毋國王部領軍馬二千人攻之。張穀統所部兵拒戰。闕毋國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戰，大書於州門云：『今冬復來。』遂不交鋒而退。張穀虛自張大，以捷聞於宣撫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納張穀為南朝失信之罪也。

（評語九）金人叛盟，指南朝納張穀之罪。那麼當時南朝和金人攻遼取燕，是一種什麼協約？爲甚宋人只得一個空空燕城呢？原是中國外交之失敗，向來如此。漢文帝給南越王佗的書道：『寡人妻，孤人子，喪人父母——』這種『苦肉計』的外交，還算是中國第一等勝利哩！看現在我國的內亂罪犯，各國儘隨便容留，難道有對付的法子麼？

且說那徽宗自得燕山之後，與高傑楊戩朱勛王黼之徒，無日不歌歡作樂；遂於宮中內列爲市肆，令其宮女賣茶，賣酒，及一百二十行經紀買賣皆全。有時上皇粧吃化貧子

，行乞於中，以取其樂；又爲長夜之飲，以宵達旦。乃使民夫增修萬歲山，重運太湖石，自蘇杭起程達汴。人家有一丁，着夫一名，兩丁，着夫兩名；民不聊生，兩河岸邊，死了相枕，冤苦之聲，號呼於野，上意不知之也！後半載，徽宗與林靈素李明妃，并高楛楊戩宴於千秋庭。是夜月色如畫，徽宗與林靈素李妃三人賞月。酒闌，令林靈素宿於禁內，徽宗與李妃寢睡不着，披衣而起，與國師閑話，坐於千秋庭。徽宗道：「見說月宮方圓八百里；若到廣寒宮，須有一萬億，如何得到？」林靈素聞言道：「陛下要看廣寒宮，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見青鸞二隻，落於帝前。林靈素請天子上青鸞之背，林靈素也跨一隻，請陛下合眼。喝聲起，二人乘青鸞，望乾方西北而昇。不多時，交天子開眼，時過一大門樓，但冷光萬頃，清寒襲人。徽宗與林靈素前行時，見一樹清陰密合，見二人於清光之下，對坐奕碁；一人穿紅，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勅，交咱兩個奕碁，若勝者，得其天下。」不多時，見一人喜悅，一人煩惱。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煩惱之人穿紅，悶懨懨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見金甲

絳袍神人，來取那碁子，碁盤。徽宗使林靈素問：『早來那兩個奕碁是甚人？』神人言曰：『那着紅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罷，神人已去。徽宗已備知天機事，無心遊賞月宮，悶悶不悅；迅步閑行，俄至一城，見紅光密合，有天丁守御。遂問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聞之，大駭，與林靈素望天門路。恰待呼青鸞，欲離天闕，忽值一人，松形鶴體，頭頂七星冠，脚着雲根履，身披綠羅闌，手執着寶劍，迎頭而來。徽宗見了，思想這人好面熟；欲待詢問，其人見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誰？乃張天覺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虜，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戀不得皇宮內苑，寵不得皓齒朱顏，虛不得萬邦黎庶，有分離鄉背井，向五國城忍寒受餓。』言訖，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門與一推。林靈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來，不知天子性命如何？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算無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驚覺來，說得渾身冷汗。李明妃問道：「陛下緣何驚懼而覺？」天子曰：「其夢甚異。」上皇將夢中之事，說了一遍。明妃道：「夢寐之事

，虛無不足盡信。」久而天明，徽宗將天上之事，說與林靈素。靈素道：「興廢分已定，蓋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後，朝歡暮樂，無日虛度。徽宗一日，問林靈素曰：「朕昔

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消除魔髡，此何謂也？」林靈素答曰：「今通天下之爲教者三：曰

「儒」，曰「道」，曰「釋」，而已。「儒」以夫子爲宗；「道」以老子爲宗；「釋」

以釋迦爲宗。孔子之道，垂法萬世；蓋曾問道於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傳

奔會道：「削髮而不拜君親，易衣而苟逃租賦。不忠不孝，非我中國之人，乃是西方胡

鬼。」佛教最爲害道；今縱不可遽滅，合與改正，將佛氏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

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

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

與靈素鬪法。僧不能勝，情愿頂冠執節，太子乞贖僧罪。聖旨，胡僧疎放，道堅乃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勸善寺削合衆。當時救天下，依准靈素所奏奉行。五臺山寺長，違命不從，以此官司拘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師，奏聞天子。龍顏大怒，將僧下大理寺獄中去。有僧人帶來行童，見師囚了，一氣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拿着個小紅葫蘆兒，往汴河中只一傾。不傾時，萬事俱休；傾下葫蘆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見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陣狂風。俄頃中間，雲生四野，霧長八方，轟雷閃電，雨若傾盆，則見汴河水厭厭的長上岸來。排岸司官，急申告開封府；開封府急申省；省官即時奏聞天子。天子聞之大驚，詔宣林靈素至。天子問林靈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靈素奏道：「請我主同上城看水去來。」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離朝，直來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來，則見那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滾，萬派洪波合扇流，豔豔長上平城來。上皇及官裏見了大驚，觀林靈素問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靈素登城治水，救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自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

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次日，有童子再
把葫蘆一傾，水勢越漲，將欲平城。徽宗出黃榜，召人退水。見一行童將榜收了，有看
榜大使，即時同行童來城上，見天子。天子見道：『爾小童如何得治此水？』行童曰：
『小行不會，俺師父善能治水。』天子見說道：『這和尚見禁在大寺。』即時交宣
至。天子也不問抗勅之罪，便將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既見免其罪犯，即引行童
往水邊，望洪波起處，把行童與一推在波心裏面。天子見了大驚，看時，却見行童在波
中，湧出半截身體，一隻手把個紅葫蘆，一隻手拍着葫蘆口道：『業畜不要作業，收來
！收來！』不多時，風恬浪靜，水勢合漕，行童亦不見所在。天子見了道：『這和尚必
是南方二會子左道術，使此妖法誑朕，交金瓜簇下，斬訖報來。』道罷，武士一發向前
，正欲擒那僧人，則見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聽得響噦一聲，見僧人騰空而去，在立
雲端之上，言道：『徽宗無道之君，看看被擄，猶自不省！』見虛空中滴溜溜遺下一幅
紙來，僧人乘雲而去。近臣拾得看時，上有幾句言語云：

『尼父金仙白髮公，

愚迷謾說各西東；

若還盡悟無生法，

總在靈山一會中。』

『道君好道寵靈素，

天下伽藍盡滅形；

極樂上元歡事罷，

看看身死五雲城。』

天子見了道：『知他是甚言語？』遂罷。衆官擁從天子迴駕。林靈素爲見退水，不及五臺僧人靈驗；又思遭遇徽皇聖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屢蒙朝廷頒賜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歸溫州，營造青牛觀，修真養道，祝延聖壽。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臺

奏林靈素妄議神霄，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日攜衣被出宮，徽宗降詔與宮祠溫州居住。靈素至溫州，營造青牛觀，已成。一日，攜遺表一通，見溫守閻丘鶚，乞爲繳進，及辭州官親黨而別。回歸本觀，與其徒曰：『某荷聖恩，有希世之遇。將來我逝之後，可將七寶數珠，托觀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謹以獻焉。其餘物件，汝輩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囑其隨行弟子皇城張如晦云：『汝可扛昇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拆處，卽是穴也！可就圻處掘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師卒後，其徒如其遺命，扛昇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發圻。掘深數尺，不見龜蛇；下視其穴，深不可測，遂下棺葬埋。平明視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變，朝廷下溫州，監伐靈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寢。

〔評語十〕

北史載：『齊後主衣藍縷之服，在華林園立了個貧兒村，行乞爲樂。

』南史載：『東昏侯在芳樂院立了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己爲市令錄事。』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裏也說：『唐莊宗扮劉皮賣藥。』這位趙八郎，委實『通三教

之書，曉九流之法。」大約是富貴格頂，倒不如乞兒風流。林靈素携徽宗遊月宮，正如明皇故事，不過所見各異是了。在月宮見宋太祖和張天覺，又呼應上下文，爲書中關鍵。古人作文，處處布脈照應；太史公作史記，全用此法。

十一月，冬至後，徽宗又感起樂事，且爲一年四季，好景良時，不容虛度；且如一年內：

「春」乘寶馬，芳徑閑遊；

「夏」泛畫船，長湖恣賞；

「秋」辰採菊，龍山登高；

「冬」月觀梅，獸爐暢飲。

且說世人遇這四季，尙能及時行樂，何況徽宗是個風流快活的官家，目見帝都景致，怎不追歡取樂？皇都最貴，帝里偏雄。皇都最貴，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夜。夜州裏底喚做山棚，內前的喚做鰲山，從臘月初一日，直點燈到宣和六年

正月十五日夜。爲甚從臘月放燈？蓋恐正月十五日陰雨，有妨行樂，故謂之預賞元宵。
怎見得？有一隻曲兒，喚做賀聖朝：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烟杳；

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

萬民矯望景龍門上，龍燈鳳燭相照；

聽教雜劇喧笑藝人巧。

寶籙宮前呪水書符斷妖；

良岳榜相竹深處勝蓬島；笙歌鬧；

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來到！

恐後月陰晴未保。』

東京大內前，有五座門：曰東華門，曰西華門，曰景龍門，曰神靈門，曰宣靈門。
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鰲山高燈，長一十六丈，闊二百六十五步；中間有兩條鰲柱，長二十

四丈；兩下用金龍繡柱；每一個龍口裏，點一盞燈，謂之「雙龍啣照」。中間着一個牌，長三丈六尺，闊二丈四尺，全書八個大字，寫道：

「宣和綵山，

與民同樂。」

綵山極是華麗。那綵嶺直搗禁闕，春臺仰捧端門；梨園奏和樂之音，樂府進婆婆之舞；絳綃樓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紅玉欄中，百萬郡民瞻聖表。且如前代慶賞元宵，只是三夜；蓋自唐元宗開元年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水官好燈；上元時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燈燭。至宋朝開寶年間，有兩浙錢王獻了兩夜浙燈，展了十七八兩夜，謂之五夜元宵。怎見得？昔人有隻曲調，道是：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

玉動飛塵，車喝綉鼓，月照樓臺。

三官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

訝鼓通宵，花燈竟起，五夜齊開。」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個仙鶴兒來，口內啣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着玉梅，雪柳，鬧鶉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却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個貴官，金撚綫撲頭舒角，紫羅窄袍簇花羅。那三四個貴官，姓甚名誰？——楊戩，王仁，何霍，六黃大尉。

這四個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詞，名做撒金錢。詞云：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

鰲山高聳翠；

對端門珠璣交製；

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

恩露勻施；

憑御欄，聖顏垂視；

撒金錢，亂拋墜，萬姓推搶沒理；

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個個遍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榮煒天不夜，

笙歌嘈雜地長春。』

至十五夜，去內門直上，賜酒兩壁，有八廂，有二十四個內前等子守着，喝道：『一人只得吃一盃。』有光祿千人，把着金卮勸酒，真個是：

『金盞內酒凝琥珀，

玉觥裏香勝龍涎』一似：

『蟠桃宴罷流瓊液，

勅賜流霞賞萬民。」

那看燈的百姓，休問貴富，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盃。教坊

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詞云：

「擠楚風光，昇平時世，端門交撒碗，遂逐旋溫來吃得過，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與窮漢消災滅罪。

又沒支分，猶然遞滯，打得磨槎來根底，換頭巾，便上弄交番廝替官告篋裏，隨逗高陽餓鬼。」

是時底王孫公子，才子，伎人，男子漢，都是了頂背帶頭巾，窄地長背子，寬口袴，側面絲鞋，吳綾襪，銷金長肚粧着。神仙佳人，却是戴嬋扇冠兒，插禁苑瑤花；星眸與秋爭光，素臉共春桃鬪豔。對伴的似臨溪雙洛浦，自行的似月殿獨嫦娥。那遊賞之際，肩兒廝挨，手兒廝把，少也是有五千來對兒。詩曰：

「太平時節喜無窮，

萬斛金蓮照碧空。

最好遊人歸去後，

滿頭花弄曉來風。」

是夜鰲山脚下，人叢閉裏，忽見一個婦人，吃了御賜酒，將金杯藏在懷裏去。光祿寺人喝住：「這金盞是御前寶玩，休得偷去。」當下被內前等子拿住。這婦人到端門下，有閣門舍人，且將偷金盃的事，奏知徽宗皇帝。聖旨，問取，因依婦人奏道：「賤妾與夫婿同到鰲山下看燈，人鬧里與夫相失，蒙皇帝賜酒，妾面帶酒容，又不與夫同歸，爲恐公婆怪責；欲假呈帝金盃歸家，與公婆爲照。臣妾有一詞，上奏天顏。」這詞名喚

鷓鴣天，詞云：

『月滿蓬壺燦爛燈，

與郎攜手至端門；

貪觀仙鶴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却羣。

宣和遺事

天漸曉，感皇恩，

旨傳賜酒臉生春；

歸家只恐公婆責，也賜金盃作照憑。」

（評者按鷓鴣天本係五十五字，原本缺落兩字，今爲補填一「仙」字，一「旨」字。）
徽宗覽畢，就賜金盃與之。當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奏道：「適來婦人之詞，恐是伊夫宿構此詞，騙陛下金盃。只當押婦人當面命題，令他撰詞。做得之時，賜與金盃；做不得之時，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婦人做一詞。婦人請命題，準聖旨：「令將金盃爲題，念奴嬌爲調。」女子領了聖旨，口占一詞道：

「桂魄澄輝，禁城內，萬盞花燈羅列；

無限佳人穿綉徑，幾多妖豔奇絕；

鳳燭交光，銀簾相射，奏簫韶初歇；

鳴稍響處，萬民瞻仰宮闕。

妾自闔門給假，與夫攜手，共賞元宵；

僕到玉皇金殿砌，賜酒金盃滿設；

量窄從來，紅凝粉面，尊見無憑說；

假王金盞，免公婆責罰臣妾。」

（評者按念奴嬌詞譜，此處「共賞元宵」句下，應爲五字調韻，末句「免公婆責臣妾」，本只六字。今存其本來面目，亦不改竄。）

徽宗見了此詞，大悅，不許後人攀例，賜盞與之。徽宗觀燈以罷，是時開封府尹設幕次在西觀下，彈壓天府，獄囚盡押在幕次斷決，要使獄空。徽宗與六宮從樓上，下觀西觀斷決公事。衆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行童狀，從人衆中跳身出來，以手畫籀，出指斥至尊之語。徽宗大怒，遣中使執於觀下，令有司拷問。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問此人爲誰？其人略無一語，亦無痛楚之色，終不肯吐露情實。有司斷了足筋，俄施刀撻，血肉狼籍，終莫知其所從來。帝不悅，遂罷一夕歡。眞個是：

「青春過了增華髮，

歡樂既極哀情來。」

後來呂省元做宣和講篇，說得宣和過失最是的，當今附載於此：「世之論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當攻遼，不當迎女真，不當取燕，不當任郭藥師，不當納張穀。這個未是通論。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內外俱叛，遼有可取之靈，攻之宜也！女真以方張之勢，斃垂亡之遼，他日必與我爲鄰，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日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強，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上勢，燕，在所當取也！郭藥師舉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險，張穀舉平州來歸，則撫之亦可也！中國之召侮於女真者，不在乎此，蓋女真初未知中國虛實。初焉遣使非人，泛濫屢至，每爲其會所辱，則取輕於其始矣！及議山後地，粘罕尙兀自說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刀，怎能立國？如此強大，尙有畏怕中國的意。自郭藥師既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尙能覆敗官軍，虜會會告馬廣道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愆看

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則中國之取侮於女真者，不特一事也！設使當時不攻遼，不通女真，不取燕山，不認藥師，不納張穀，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蓋宣和之患，自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餘年，奸倖之積久矣！替犯帝座，禍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怕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綫山，怕礙行樂；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遼人笑曰：『大宋豈無人，乃使內臣奉使耶！』女真將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爲辭。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麼？』此宦官之夷狄也！虜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則河北之軍潰；至河南，則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激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激河北京東之盜熾；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內無夷狄，而蒙夷狄之禍者。小人與夷狄，皆陰類；在內有小人之陰，足以召夷狄之陰。霜降而豐鍾鳴，雨至而桂礎潤；以類召類，此理所之必至也！宣和之間，使無女真之禍，必有小人篡弒，盜賊負乘之禍矣。』

（評語十一）描寫元宵燈節，輝煌盡致；想見當年風流天子，無樂不作。中間

插入婦人儉盃一段，作者特從旁面，映寫當時侈靡。原一平民婦女，吃了御賜酒，將金盃藏在懷裏，聽他取出去，豈非豐富已極？然而這一場春夢以後，干戈即在眼前，故後面寫獄中寺僧，以『樂極生悲』作結。

後人有詩曰：

『泰道亨時戒復隍，

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分上有強弱，

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傲君君不悟，

外無敵國國常亡；

道君驕佚奢淫極，

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宣撫司都无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閏月，京師地震，宮中殿門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

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膚敏爲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未聞北虜遣使，吾先反之，於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十二月，兩京河漸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長六七寸，毓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道士。是歲，

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採野菜，以充饑，至自相食。於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知之。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復行，宣撫雲中等路。

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到，八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

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艮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

十二月，金國遣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寇邊。幹離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迫太原。幹離不不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爲幹離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區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興兵來此吊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會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辯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迴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罵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瞋罵曰：『吾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

『孝純曰：『大王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旦金虜淪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難，但要奉頭鼠竄，將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卽日逃歸京師，幹離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燕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幹離不犯中山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法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製造房。

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己求言；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行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

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錮贖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徵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

幹離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迴。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登門，撫諭居民。

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之非，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及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

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用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兇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兇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僧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聘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盡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寤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隣好。今日之事，各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狼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剋剝太甚，

盜賊四起。蠱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勗父子侵害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傷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勗父子所致。按朱勗父子曾犯徒杖奪，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閹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買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冢，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迫脅州縣，杖併必取，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况今日之事，蔡京攘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誅市朝，傳

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豈不偉哉！」

書上，不報。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纔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盡惑徽宗，故宣和數年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梁園歌舞足流風，

美酒如刀解斷愁；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是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來，京師兢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蓬！乍乍乍蓬蓬！是這蓬蓬乍！』此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倉皇禁陌夜飛戈，

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齒，

不堪重唱蓬蓬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曰：

『葦鼓繁華寧可傷，

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衫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

（評語十二）金人一來運糧，便狐據御榻；童大王一溜烟逃走；郭藥師馬上投降。雖有張孝純罵賊，傅察殉忠，然而覆巢之下，那裏還有完卵？憑你求言之詔，一日幾下，畢竟豐樂樓變做戰場，李明妃流落湘湖；要學唐明皇縊殺貴妃，逃去蜀道，也不可得。正是張天覺說的『寵不得皓齒朱顏』了！

是年欽宗卽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方止。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漉，襟袖猶溼；其牛首墮於地上，尙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修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正是『急來抱佛脚』）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循灌軍亦望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軍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爲向導；藥師前驅至澶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爲見胡騎欲犯京師，載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爲令人者八，

爲安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贓無數，京師謠言云：『三百貫，日通判；五百索，直祕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爲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 蠡山聞其事，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勗削歸放田里；未幾，羈管循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其家。

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盡南下矣！

二月初二日，幹離不兵抵城下，徑趨牽駘岡天駟監，獲馬二萬疋，芻豆如山。蓋郭藥師曾在此地打毬，來導虜兵先據之也。金人已渡河，乃呼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和。鄴歸，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如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拒之。金兵又攻陝橋（便是趙洪恩的兒子黃袍加身的所在），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

金人於順天門外；軍聲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差李棣奉使。望之等見幹離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與大軍列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事。』幹離不遣王訥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社。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正緞百萬疋，尊金主爲伯父，將燕山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書遣肖三寶奴耶律忠王訥與李棣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竟行。康王留虜營數月，當與金國太子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幹離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幹離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

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略姚古，

秦鳳經略种師中折彥質那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大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奏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

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違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蓄，爲之一空。梁師成尙留京都，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學生陳東言：『蔡京童貫朱勗父子，挾道君南巡，恐生變離。梁師成未正典刑，請寘之法。』欽宗下詔暴其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藏底河，殺彼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睦州方臘作耗，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

推賞，乃謂賈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賈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賈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下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及出，連破兩寨。奈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併力攻擊，有必勝之道。奈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功成，遂廢親征行營使；罷李綱，以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以安，欲隱華山，願以爲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採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熙寧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其行速若爲馬。陸放翁爲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困豪傑，

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宣和遺事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得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餐靈芝，

金骨換綠髓，

歛然松杪飛。

丙午日，金虜退師。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鎮，詔書及肅王使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併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攻，密奏欽宗曰：『吾國新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寫云：『准勅，有擅用兵者，依』

軍法。」諸將之氣索然矣！

（評語十三）金兵取小船渡河，至五日之久，宋無一人相抵禦。姚平仲的勇悍，終至青山採藥；种師道的奮力，卒至『用武無地』；李綱要用澶淵講和故事，偏被李邦彥秘奏阻止。宋朝所以不得不亡，二帝所以不得不北狩。

蔡京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鶯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致盜賊蠭起，夷狄動華，宗廟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三人，並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舊泣下，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述，調寄西江月云：

『八十衰年初謝，

三千里外無家；

孤行骨肉各天涯，

宣和遺事

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

玉堂十度宣麻；

追思往日謾繁華；

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餘。蔡攸責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傳首四方。蔡脩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惡州居住，量移彬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有詩爲證曰：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盡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種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綱爲兩河宣撫。六月，太白，熒惑，歲星，鎮星聚於張慧出紫微垣。

七月，慧出東北，長數丈，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李邦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勳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說說。』下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府，宣撫使李彌大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自安。會童貫已誅，其大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菑蕪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于軍，餘皆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單騎入其軍，謂曰：『我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蕪賊，那會作賊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

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幹離不陷真定府。

十一月，康王搆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幹離不犯京師。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兩道兵。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都城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校京勇東西弓手十餘人。時有礮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爲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托，皆棄之不收，反遣之以與金人用。

是時欽宗以手札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玉津園；夜同孫傳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肖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水監丞李處權爲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韓出竟天。

丙辰，京城自十一月廿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等，何棗孫傳與內侍等，皆傾心尊信之。又有劉孝竭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各効郭京所爲。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爲命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

濇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爲軍士所殺；何彥慶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鎗，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盖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簡中，

才看卷首可占終；

兵來尙恐妨恭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第，

太師頻奏鶴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評語十四）事到如此，虧李邦彥還說得出：「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爲中國慶。」豈不是大大笑話麼？京師被圍已四十日，却還有劉孝嵩募起什麼「六丁力士」啦！「北斗神兵」啦！「天關大將」啦！又豈不是做夢麼？「國家將亡，必妖有孽」，這便是妖孽了！欽宗纔覺得种師道的話不差，可是京師已經陷了！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便是邵康節先生和客談話的所在），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留之城中，閉戶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以下女子，

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方巷廿四廂，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爲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廿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鑲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刑及無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費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兩人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

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爲臣所誤，以至於此，尙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麗將甲兵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人奏帝登門。郎遊麗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主：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主，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八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郎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請求也。」復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已罄盡，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銀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興行，帝亦泣下。范瑄按劍曰：「皇帝本爲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且去

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璣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主。」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會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其詞曰

：『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尙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尙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來紫衣，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爲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同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

四五盞，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奏，以準備金國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揮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日噉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

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幕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凡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卽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遠不復可辯。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

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嗟來之食。）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櫬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詩曰：

『萬里鑾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尙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宣和遺事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評語十五）我讀到朝鮮亡國史，我想那種慘淒淒的情狀，世間決不再見。我讀到多爾袞給史可法的書，我想那種悍霸的言語，世間決不再有。我也看過孫菊仙的逍遙津，我想那曹操逼宮，不過是戲劇上扮演的。我如今讀到這一段記事文，纔知道『古來國破皆如此』。一國的人民，那得自己不互助？人民的精神，那得自己不振作？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皇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衣宿竹簾，侍御人取茅及黍種作焰，與二帝同坐，向火至天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又以常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立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羣胡曰：「大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

』及葬，得一詩於衣襟，詩曰：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雲飛。

每事恐貽千古恨，

此身甘與衆人違。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班班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僞命即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騎吏持書示上皇，已先行矣！謂帝曰：『元帥今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早，騎吏牽馬三疋，令帝及二后

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新蒲細柳，野老吞聲；畫棟珠簾，帝子何在？）因上羹飯二小盂，上及太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帝問不知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帝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湯藥？」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食

也！』復視朱后曰：『這塊好肉，你自食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番官，衣褐紵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辦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

長入宮兮奉尊觴！

今委頓兮流落異鄉，

嗟造物兮速死爲強！』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玉闕，

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

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

誓速歸泉下，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佗；北國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北關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有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人去前拜，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腴。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官娶得肅王小女爲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珍珠也！』呼太后爲婆婆，朱后爲姆姆曰：『前日爲軍馬擁遏至此；其首領百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爲知縣引回。行數日，又至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

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門兩道栽榆樹。少立庭下；金虜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呼指揮曰：「將它二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爲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中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一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日爲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爲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尙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元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元，每元中嘗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元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卽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叔，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

入富家，醜陋入民家。」帝曰：「此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尙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廊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門，二后尙立牆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叱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傳敕書入，帝入都堂，見丞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銀朱李堇相公也！」帝亦再拜。李堇答拜，中侍立堂上，宣敕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王自殿傳出，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謝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

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盃，米飲四盃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尙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二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盛暑，行沙濱中，每

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貪飽，恐生它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消息于木蔭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三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搶，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它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后帝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蠶蠹，以致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爲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爲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

。」或一夜，聞外喝聲，衆大驚，火光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叛去。謀尙未發，偶以酒醉鞭一奴；奴告大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火燒屋宇，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十八日早，大金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當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現有告首人在，你勿得胡說嚇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撻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復至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酒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進之。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本欲賜罪，更令往靈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尙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五十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便行，

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一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攜衣數件，自囑中與帝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爲前日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

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個夫人面。』蓋韋妃爲彼妻之。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經一冬，衣服亦稍可以禦寒矣！替金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疎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翫，忽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卽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間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的母，來相報也！』又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妮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可知也！』

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嚙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拜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靈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

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溼淖不可居！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因阿計替往燕京下文字，曰：「須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奈安心。」言畢而去。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汪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靈州。

自此已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單薄，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乃行三四日，有騎兵約二三千，首領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臥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著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鈴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爲金人執縛

降之；臣今爲靈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

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簧，

花城人去今蕭索！

春夢遶胡沙，

家山何處？

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廣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

仁孝自名家！

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搗琵琶！

如今塞外多離索！

迤邐遠胡沙，

家邦萬里，

伶仃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露，動經五七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汧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數十間，皆頽弊，廊廡若官，籬落疎虞，不類人居。其護衛

三百人，逐日斬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個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理；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靈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主時時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鴈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爲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鴈以下，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觸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鴈。』以其箭

付阿計替；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執火，破鴈炙而分食之。

（評語十六）二帝自元帥府起行，至信安縣；由信安縣至真定府，至平州，至安肅軍，至靈州，至西汗州；流行十幾個月，轉徙數千里路；飢則麻麥一升，倦則風霜一宿；便是蔡京從雷州，童貫貶惡州，也不會挨到這樣苦痛！「神聖不可侵犯」的帝王，至與晰役監中爲伍，遠徙沙漠，瘴烟，極北的所在。四千年中國開化史中，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作者用「神斧鬼工」的筆墨，寫這樣「光怪陸離」的奇事；自是異樣光彩，異樣文章。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恥。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左右奏：「趙某父子現於西汗州聽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爲韓世忠敗於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

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知？』妃曰：『父母骨肉，何可忍心？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威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六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幾個往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出，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汗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它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

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汗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二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牆，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妃，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有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韋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遷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悟，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鬼神』

祥矣！」或日，有中貴人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跡，遠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尙在，何不檢閱。」中貴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公，今上爲伯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册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韋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死矣！」中貴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担荷二竹簾，簾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於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於二帝因禁城中，自便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一日，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小胡，列待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

。」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以衣胡服，二帝不能嚮之。他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爲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或日，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敕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爲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死。」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肅王女爲郎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爲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爲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奕碁，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卽宮掖門所囚也！內侍雄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而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爲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皇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

故乃綾衣成索經梁間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子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帝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雲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清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蔓，延數十步，曲屈而生。上皇服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次煎湯，數次之間，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迷困臥。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載狀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評語十七）帝在安肅軍時，年二十二歲，太上年三十六歲；今太上年五十一歲，帝當是三十七歲。竟不知不覺的，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中，朱后、鄭后，都已物化，太上又枯了一目。回憶太清樓之晏，宣和新殿之唱酬，小御街之眠香宿玉，真

不知怎樣感想？如今以『不雲木』過活，視阿計替如骨肉；富貴貧賤之差，乃至於此！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卽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卽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住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卽日發行。』五國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大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礪确，或有水澤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舉足而行溼泥，中又爲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廟，無蕃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首長，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瑪瑙，深百丈。每濃甚，則泉乾枯；胡甚則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則有聲如牛吼。其水

又能治病；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飲之甘美。二帝視神呪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九弟聞已遭繫縛，五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把此祝讀求之耳。良久，石像聞有聲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曖，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市井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牽土牛，以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畫冠，振鈴擊鼓，于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辯。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鬪跳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

聲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經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虜人言：『數世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獻帝后；衆啖之而去。又數月，纔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在泥地溼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脯子啖即愈，帝亦進；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從護人已自官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只至一石坑之前，架施於其傍，用茶脯及野薑，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欲

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於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或曰，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候問比死；其子天水郡候，可特與移往源昌州。』所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閑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七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邑甚壯。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燔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

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牀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遺來，路上祇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有三十餘人聲，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鐵；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諾；廟無牌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會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善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

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鐫二金剛，並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栴棟，無他供器，止有石盃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朝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吃。』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及視茶器，盡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要茶者。二童子收茶者，及胡僧皆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共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卽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敢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蓋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興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

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去。俄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木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床褥，几檯，帳幙之屬。帝見而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曰，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臥，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无之；况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

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以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曰：「已死。」一僧曰：「水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它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時至鷄鳴，寂无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无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二字。」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卽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旣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答禮止之；遂呼左右將它趙某去，賜酒食畢。

令阿計替會隘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命詔，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侯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六五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非欲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牀；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人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只在鴻翼府小室中居止；得

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人。至晚，亦有傳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則不知也！帝出居在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閑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於帝告，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河爲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持纈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春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在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則隔

門取給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一一皆取於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牀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遞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笑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郎主生日，賞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至胡婦人，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譖；凡損廿餘人。於是官司命徙帝居於城東王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概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傷害諸王。歧王亮者，阿骨打之從兄孫，與金主卽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郎主所侵，一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殺淄王、誅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

將軍駕禮盛服及內侍缺立深祖並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置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亮，常誡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况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預於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死；隨以酖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見，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

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生溼痺，似有中溼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紹興二十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侯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擄。時帝手足顫掉，不能擊擄，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爲擊擄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顧帝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

（評語十八）（一）帝自五國城起行，至均州，至源昌州，至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檀州，前後又走五六千里。自京師陷日，至於「馬足終禍」，足足有二十八年光陰。

(二)途中所述奇形怪狀，好像西遊記的神出鬼沒，也好像 Arabia Nights 所載，真是不可窮詰。什麼『妖神出拜』，『李牧與身』，『女將軍獻酒』，『聖僧獻茶』，等等，作者以爲皇帝是天神下降，應有鬼神到處逢迎，說來未免謊誕。但照已故伍秩庸博士研究靈魂學所得，鬼神却不可決其必無。又如前年劉湘舉川軍總司令的攝影，却把藍天蔚的鬼相照在裏面。有四川人娶了營長之妻，也在結婚照片上，現出營長鬼影。這兩張照片，我曾親眼見得，並沒有絲毫舛談。那麼中國舊哲學的奧妙，却不能以『迷信』兩字一概論了！

(三)作者寫帝在寺中拘監狀況，瀟瀟淋漓，筆筆澈透，雖是方望溪獄中日記，也不過如此簡老。

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幹離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

換取肅王來質。」韓離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過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子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宗信從种師道還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无再舉之師矣！惜朝廷苟僉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納。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去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徹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韓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

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派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尙持請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這段議論，和上面呂省元宣和講篇的主張相似。）十一月，幹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遣君父，毅然請行。欽宗爲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奸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覘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且說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於崔府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曰：『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

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莊，覺爲饑渴所逼，奔入一村莊，略求糜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扉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爲商於磁相間；因爲金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迫趕，適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緝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慙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兒得爲忠臣，妾不恨矣！（應上回李侍郎罵賊被害口事）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尙可爲，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爲割地

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勸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廩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也！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駕愕；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於河，渡報河冰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

，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柴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攬歸，以蠟書來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卽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臬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於河東；至五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卽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勗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斂。』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

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舒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概量，逾出常規，可令禁止。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違法賊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子邢恕。冬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謬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劍擊之。」命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梈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連力戰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拔河南，幹萬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閑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赴都

堂治事。綱首上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荐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極言京城士人籍，又謂正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徐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張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

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實來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役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儁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宦而起爲侍從者，胡恩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議。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七月，詔取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於別館。宗澤

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拘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城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訐謔，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廢。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纍壁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乃表上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遣海陬。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愨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基業爲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

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犯主巡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遣表猶贊高宗還京。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王倫使虜，與傅雱俱在粘罕軍前，爲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內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圉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中原佳麗？遣大臣，則孰加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結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

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順浩惡其切直，罷之。

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欲統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巡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可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

未可往，當幸東南，爲避狄計。」（又是蔡京楊戩高俅一派人的口吻。）李綱力爭以爲不可幸東南，請駐鄆襄，乃詔脩鄆州城。舍人劉瑛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精罕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面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爲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爲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環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鵬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罪。」

黃鵠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烟焰漲天矣！後人有詩一首，詩曰：

『門外飛塵謀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君王馬上呼船渡，

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馬追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動搖，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先令奉太廟。

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避，虜陷海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虜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累戰輒敗，不能得濟，願還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冶鐵爲長繩，貫以大鈎，每鎗一繩，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合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結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

中載士，以平板鋪之；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
翳，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隸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
牛皋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爲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
兀朮大敗；兀朮僅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
之捷，牛皋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
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賊臣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爲參謀，擊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人
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
。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
則朕亦北人，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
。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酣饗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儒者

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禍，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倫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故劉後村有詠詩一首云：

『炎紹諸賢慮未精，

今追遺恨尙難平！

區區王謝營南渡，

草草江淮議北征。

往日中丞甘結好，

暮年都督始知兵。

可憐白髮宗留守，

力請鑾輿幸舊京！

(評語十九)

兀朮過獨松嶺，笑說：『南朝無人。』不差，南朝那裏還有人抵禦金兵？南朝人只怕自己的國度不亡。蔡京，童貫，當然是亡國的原經手，不消說了！左企弓不是宋人麼？偏爲宋人畫起策來。康公弼郭藥師不是宋人麼？却個個爲人出死力了！韓世忠守鎮江，要是沒有宋人，替金兵設法；兀朮那裏渡得過江來？李剛請襲擊金兵，要是沒有宋人——李邦彥——從中破壞，二帝那裏會北狩？宗澤請高宗進京，要是沒有宋人——汪伯彥；黃潛善——從中峻弄，金人那裏敢節節進攻？後來岳飛連戰連勝，要是沒有宋人——秦檜——通敵主和，中原那裏會不能恢復？所以宋朝的滅亡，完全是宋人自殺的。也不能說宋朝無人，實在是宋朝沒有帝皇。看高宗一副庸庸碌碌，不死不活的樣子，那裏會中興得起來呢？可憐一片湖山，只埋得忠骨一把！那一頁宋朝亡國史，我們就不忍再讀了！

宣和遺事

一九四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集終